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三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録監生臣胡曉春

欽定禮記義疏卷三十二

禮運第九之三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

正義　鄭氏康成曰言人兼此氣性純也　孔疏天地之德陰陽之交是氣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是性　孔氏穎達曰此以下言人感天地鬼神而生聖人還因天地鬼神作其法則以化人所

以人情萬物可知也天以覆為徳地以載為徳人感覆載而生是天地之徳也據其氣謂之陰陽據其形謂之天地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二氣交乃生是陰陽之交鬼謂形體神謂精靈形體與精靈相會然後物生故曰鬼神之會秀謂秀異人感五行秀異之氣故有仁義禮知信　張子曰天地之徳所謂天地之性人為貴也禀五行之氣以生最靈於萬物是其秀也神之言申鬼之言歸凡生即申也要終即歸也神之

盛極於氣鬼之盛極於魄一體兼此始終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氣物生皆然而人爲備　陳氏澔曰天地鬼神五行皆陰陽也德指實理言交指變合言會妙合而凝也形生神發皆其秀而最靈者故曰五行之秀氣　徐氏師曾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此天地之實理而爲生人之本也理一而已動而爲陽陽變交陰靜而生陰陰合交陽此實理之流行而爲生人之機也由是二

氣凝聚隂靈爲鬼聚而成魄陽靈爲神聚而成魂此實理之凝成而人道於是乎生矣形生而四肢百骸無有偏塞五行之質之秀也神發而聰明睿知無有駁雜五行之氣之秀也此實理之全具而人之所以靈於物也　董氏應暘曰天地之德人得是理以成性下三句人得是氣以成形而理即具焉隂陽之交體未成時鬼神之會形已成者五行之秀形生而神發矣形生是隂神發是陽

案天地之理渾藏於二氣之中所謂無極之真也語其氣之本然曰隂陽語其氣之成能曰鬼神語其氣之成質曰五行所謂二五之精也德以賦畀言交以變合言會以凝聚言秀以純全言所謂妙合而凝也乾健而不息坤順而有常天地之氣陽變隂合鬼屈神伸五氣順布萬物化生而於其間又有偏全純雜其偏者雜者為物全者純者為人故人者即天地健順之德隂陽變合之交鬼神屈伸之會而五行純全

之秀氣也

通論劉氏彝曰天地之氣陰陽也陰陽消長迭相出入而成四時四時終始更相變化而成五行五行者四時之氣凝結而成也大之為山嶽河海小之為動植羽毛其於人也內之為五臟外之為五事性之為五常類之為五品其作於教化也則與天地合其德與陰陽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能使五行不失其性然非七情之所能致也不曰中和之至德哉禮之

為用其如是夫　陳氏淳曰人受陰陽二氣而生此身莫非陰陽如氣陽血陰脈陽體陰頭陽足陰面陽背陰口之語默目之寤寐鼻息之呼吸皆有陰陽不特人如此凡萬物皆然中庸言鬼神體物不可遺天地間無一物不是陰陽則無一物不具鬼神　又曰自二氣言之神是陽之靈鬼是陰之靈靈云者只是屈伸往来恁地活耳自一氣言之方伸而来屬神已屈而往屬鬼其實二氣只是一氣　姚氏舜牧曰人

生天地間必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陰陽同其屈伸往來而保合五行之秀氣方無愧於人故聖人作則其道亦不外是

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竅苦弔反播彼佐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秉猶持也竅孔也言天持陽氣施生照臨於下地持陰氣出內於山川以舒五行於四時此氣和乃后月生而上配日若臣功成進爵位也

孔疏此氣謂五行之氣凡月體之生本於日光一盈一闕屈伸之義也孔疏盈若臣進受高位是其伸闕若臣退就下位是其屈也必三五者播五行於四時也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孔疏尚書洪範文合為十五之成數也孔疏積一二三四五總為十五

孔氏穎達曰上言人稟天地陰陽鬼神五行而生此又明天地之德五行之氣不重陳陰陽鬼神以皆天地中物也天持陽氣垂縣日星以施生照臨於下地持陰氣而開竅於山川以出納其氣氣有陰陽皆出於地地體秉

陰故雖陽氣亦謂之陰也播散五行之氣於四時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土無正位分寄四時若四時不和日月乖度寒燠失所則月不得依時而生必五行四時調和道度不失而后月依時而生也盈謂月光圓滿闕謂月光虧損　陳氏祥道曰天以清秉陽在天成象日星是也地以濁秉陰在地成形山川是也天地既位於上下則播五行於其中故天一生水播於冬天三生木播於春地二生火播於夏地四生金播

於秋天五生土播於四時之閒其所播者和然後月
生如其數積自一至五爲十五生數極而月盈又積
十五成數極而月闕也隂陽之義配日月不言日何
也葢月有盈闕之常又有薄蝕之變得其常則四時
和及其變則四時乖故觀月之生而已矣　項氏安
世曰五行言十干甲乙木丙丁火戊己土庚辛金壬
癸水也四時言十二支寅卯辰春巳午未夏申酉戌
秋亥子丑冬也布五行於六支爲三十日晦朔一周

也三五盈三五闕則三十日矣　吳氏澄曰天有日月星辰日明於晝而生月星明乎夜而麗辰皆縣象於天以照地之形於下地有水火土石山者土石之起而藏火川者土石之陷而行水皆開竅於地以通天之氣於上月有盈闕非如日星之一定故别言之布五行之十干於四時之十二支則為六十其全數也三十者六十之中半中半則和和則月生即日星山川以驗陰陽月之盈闕即鬼神之屈伸也

案尚書五行傳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朓則王侯荼朔而月見東方謂之朒亦謂之仄慝則王侯肅漢書君舒緩則臣驕慢故日行遲月行疾君肅急則臣恐懼故日行疾月行遲此皆不和而月不生之驗

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也迭大計反又田結反竭義作揭其列反還音旋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竭猶負戴也言五行運轉更相為始也孔疏負謂背負戴謂頭戴物在人上謂之負戴氣之過去者下亦負戴之春木負戴水夏火負

戴木秋金負戴火冬水負戴金也 許氏愼曰竭負舉也　孔氏穎達曰前既論天地此更論五行之動竭是擔竭之名五行轉運迭相負竭若春木王則水終謝夏火王則木終謝也還相為本若孟春則寅月為諸月之本仲春則卯月為諸月之本也　劉氏彝曰春木盛而生火夏火盛而生土夏季土盛而生金秋金盛而生水冬水盛而生木五行相生終而又始天地之常理也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五行相克以

成其性以竭其才故靜則相生天之道也動則相竭地之道也其相生皆以氣之盛者為本而盛過於中陰陽之氣不和是以有相克之義然後不失其和而日月五星山川萬物罔不順其序而遂其生也　陳氏祥道曰竭猶休也休則有王故竭則有盈一行直行一時之月為本則四時皆為末　方氏慤曰交相為用則迭相竭相竭如此則相生相克可知五行播為四時四時合為十二月積陽成暑積陰成寒陽生

子中陰生午中各以所生之氣為本　馬氏晞孟曰四時者五行之運十二月者四時之積故還相為本盛德所在即本也　周氏諝曰木竭則火盈火竭則金盈如春木為本則水火土金皆末也　陸氏佃曰竭盡也水王則金竭木王則水竭王文公曰此立而彼竭也　吳氏澄曰五行之動句總包下四者動運轉而不一定也　陳氏澔曰已往者為見在者所竭見在者為將来者所本　徐氏師曾曰春木王夏火

来竭之秋金王冬水来竭之此盛而彼衰是迭相竭也此五行各循其序動静不同時生成不同方天地陰陽之分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春木之王乃夏火之本夏火之王乃秋金之本是還相為本也此五行互為其根動静無二機生成無二理天地陰陽之合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

案竭者立於此而無不舉之意鄭氏負戴言其前陸陳休盡言其後蓋生而不息者天之道也德立於此

而所生者已舉其中如木立則火已藴土立則金已藴而所生者日盛即生之者之力盡如木盛而水涸火盛而木灰其竭乃所生者竭之也然而遞相生則竭而無竭矣故蘇子曰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　又案還相為本與下還相為宫還相為質同義蓋五行之中各有五行如木榆柳青是木中之木棗杏赤是木中之火桑柘黄是木中之土柞楢白是木中之金槐檀黑是木中之水故

四時取火異用若金若土俱有五色是每時每月各有一行以為主而四行亦從之也

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其陽管曰律陰管曰呂布十二辰始於黄鐘管長九寸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終於南呂更相為宮凡六十律也　孔氏穎達曰舉陽律則陰呂從之故十二管十一月始於黄鐘管長九寸為第一宮下生林鐘

為徵上生太蔟為商下生南呂為羽上生姑洗為角林鐘為第二宮上生大蔟為徵下生南呂為商上生姑洗為羽下生應鐘為角大蔟為第三宮下生南呂為徵上生姑洗為商下生應鐘為羽上生蕤賓為角南呂為第四宮上生姑洗為徵下生應鐘為商上生蕤賓為羽上生大呂為角姑洗為第五宮下生應鐘為徵上生蕤賓為商上生大呂為羽下生夷則為角應鐘為第六宮上生蕤賓為徵上生大呂為商下生

夷則為羽上生夾鐘為角㽔賓為第七宫上生大呂為徵下生夷則為商上生夾鐘為羽下生無射為角大呂為第八宫下生夷則為徵上生夾鐘為商下生無射為羽上生仲呂為角夷則為第九宫上生夾鐘為徵下生無射為商上生仲呂為羽上生黄鐘為角夾鐘為第十宫下生無射為徵上生仲呂為商上生黄鐘為羽下生林鐘為角無射為第十一宫上生仲呂為徵上生黄鐘為商下生林鐘為羽上生太蔟為

角仲吕為第十二宫上生黄鐘為徵下生林鐘為商上生大族為羽下生南吕為角是十二宫各有五聲凡六十聲南吕最處於末也夫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宓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黄鐘為宫大族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吕為羽應鐘為變宫蕤賔為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故各統一日其餘以次運行當月者各自為宫而商徵以類從焉京房易云

十二律得位者（案陰居陰陽居陽）五卦（案黃鐘太蔟姑洗林鐘南吕）生五子五五二十五幷本五為三十失位者（案陽居陰陰居陽）五卦（案大吕夾鐘仲吕夷則無射）生三子三五十五幷本五為二十不得不失者（案處陰陽交際之閒）二卦（案蕤賓應鐘）生四子二四為八幷本二為十合為六十黃鐘七律自為宮各統一日其餘五十三律隨所生日六七等為其日之宮則周一期日數　朱子曰五聲相生至於角位隔八下生當得宮前一位以為變宮五聲之正至此而窮又

自變宮隔八上生當得徵前一位以為變徵餘分不可損益而其數又窮故立均之法至是而終孔氏以本文但云五聲十二管故不及二變止為六十聲若增二變二十四聲則合為八十四調　又曰十二律各有正聲而旋相為宮則正聲初無定位當高者或下當下者或高則宮商失序而聲不諧於是有半律子聲之法如黃鐘正聲九寸則子聲四寸半當上生而所生者短則下取此聲適合下生之數又以正律

下生則復得其本法而於本律又適合上生之數

又曰黃鐘惟本宮用正律若他律為宮則黃鐘之為徵商羽角二變者但用變律漢志謂黃鐘至尊不為役也　方氏慤曰五聲比而為六律六律偶而為十二管陽旋而左陰旋而右益陰而生律損陽而生同各以所生之音為宮故曰旋相為宮　陳氏祥道曰先王因天地陰陽之氣而辨十有二辰因十有二辰而生十有二律統之以三故黃鐘統天林鐘統地大

蔟統人所以象三才生之以人故黄鐘生林鐘林鐘生大蔟大蔟生南吕之類所以象八風律左旋而生吕則為同位所以象夫婦吕右轉而生律則為異位所以象子母六上所以象天之六氣五下所以象地之五行其長短有度其多寡有數其輕重有權其損益有宜始於黄鐘終於仲吕黄鐘太蔟姑洗損陽以生陰林鐘南吕應鐘益陰以生陽蕤賓夷則無射又益陽以生陰大吕夾鐘仲吕又損陰以生陽黄鐘至

姑洗陽之陽也林鐘至應鐘陰之陰也皆陽息陰消之時故陽常下生而有餘陰常上生而不足㽔賓至無射陰之陽也大呂至仲呂陽之陰也皆陽消陰息之時故陽常上生而不足陰常下生而有餘自子午以左皆上生以右皆下生鄭以黃鐘三律為下生㽔賓三律為上生是也班固謂律下生呂上生誤矣書曰聲依永律和聲律非五聲不能辨聲非十二律不能和五聲非變不能盡旋之為十二宮析之為八十

四聲皆五位為五音至六為變宮至七為變徵及八宮復旋矣陽盡變以造始故每律異名陰體常以效法故止三鐘三呂而已鐘者物所聚也呂者物所正也律述也所以述陰陽六律亦曰六始以始陰也六呂亦曰六間曰六同呂其體間其位同其情也而皆以述陰陽故統曰十二律也　蔡氏元定曰黄鐘九寸皆用九數九絲為毫九毫為釐九釐為分九分為寸黄鐘林鐘大蔟得全寸南呂姑洗得全分應鍾蕤

實得全釐大呂夷則得全毫夾鐘無射得全絲至仲呂之實十三萬一千七十二以三分之不盡二算其數不行此律之所以終於十二也十二律各自為宮以生五聲二變其黃鐘林鐘太蔟南呂姑洗應鐘六律則五音具足蕤賓至仲呂六律則取黃鐘至應鐘六律之聲少下不和故有變律其聲視正律稍高以非正律故不為宮五音宮與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則音節和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則音

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比宮少高謂之變宮所以濟五聲之不及也變宮十二在羽聲後宮聲前變徵十二在角聲後徵聲前共八十四聲若黃鐘宮起至夾鐘羽並用黃鐘起調黃鐘畢調餘十一律旋宮是為六十調　杜氏佑曰還宮之法先以本管為均八音相生或上或下取五聲令足若黃鐘大呂大蔟之均為宮皆用正律夾鐘之均為宮四正聲一子聲黃鐘

為羽正聲長用子聲林鐘為角子聲短仍用正聲姑
洗之均為宮四正聲一子聲大呂為羽用子聲仲呂
之均為宮正聲三子聲二黄鐘為徵大蔟為羽用子
聲蕤賔之均為宮正聲三子聲二大呂為徵夾鐘為
羽用子聲林鐘之均為宮正聲三子聲二大蔟為徵
姑洗為羽用子聲夷則之均為宮正聲二子聲三夾
鐘為徵仲呂為羽黄鐘為角用子聲南呂之均為宮
正聲二子聲三姑洗為徵蕤賔為羽大呂為角用子

聲無射之均為宮正聲一子聲四仲呂為徵黄鐘為商林鐘為羽大蔟為角俱用子聲應鐘之均為宮正聲一子聲四蕤賔為徵大呂為商夷則為羽夾鐘為角俱用子聲凡子聲如正聲之半

案史記及律呂新書大約宮商角徵羽者五音遞降之序宮徵商羽角者五音相生之序黄鐘大呂大蔟夾鐘姑洗仲呂蕤賔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十二律相閒之序黄鐘林鐘大蔟南呂姑洗應鐘蕤賔大

呂夷則夾鐘無射仲呂十二律相生之序宮音最濁商次濁角清濁半徵次清羽最清宮數最多故為君商次之故為臣角次之故為民君臣皆以治民也徵又次之為事有民而後有事也羽最少為物有事而後用物也其數黃鐘長八寸十分一以一寸分十分而有其一大呂七寸五分十分二以一分分十釐而有其二大蔟七寸十分三夾鐘六寸五分三分一姑洗六寸十分四仲呂五寸九分三分二蕤賓五寸六

分三分二林鐘五寸十分四夷則五寸零三分二南呂四寸十分八無射四寸四分二分二應鐘四寸二分三分二其法如黃鐘八十一為宫則林鐘五十四為徵太蔟七十二為商南呂四十八為羽姑洗六十四為角此正聲也若由角三分去一則應鐘四十二餘九分分之六為變宫在羽後宫前由變宫又三分益一則蕤賓五十六餘九分分之八為變徵在角後徵前此變聲也其旋相為宫有臣過君民過臣事過

民物過事則不用全律而以半聲應之如林鐘五十四為宫則太蔟去半三十六為徵南吕四十八為商則姑洗去半三十二為羽應鐘四十二六分為角此均法也若用之祭祀則去商聲不用而徵即下生羽又以夾鐘為天宫林鐘為地宫黄鐘為人宫祀天則去地宫祀地則避天宫宗廟則避天地二宫於是有隔二八隔三八以相生者此用法也先儒遞傳大略如此然十月之律應鐘纔四寸餘而十一月之律遽

長至九寸自黄鐘大吕至無射應鐘但有遞降而無遞升祭不用商聲而謂徵即生羽則但有下生而無上生且不改其三分損益之法則實商而名之以羽實羽而名之以角隔二八三八以相生則實商而名之以徵實羽角而名之以商其故皆不可觧蓋音律之義惟管子地員篇淮南子古樂篇司馬遷律書班固漢書律歴志為得其詳此不能具載大抵以還宫之妙盡聲之變至其用之則二變闕而不用以令樂

工尺等驗之亦去乙凡不用高低相轉七調皆然而所謂某聲中某律者亦止指此月之中氣而言非執此分寸以為中也

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為質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五味酸苦辛鹹甘也和之者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皆有滑甘孔疏周禮食醫文是謂六和孔疏四時四味皆有滑有甘為六

孔氏穎達曰每月各以其物為質是十二月之食還相為質也　陳氏澔曰還

相為質如春三月以酸為質夏三月以苦為質而六和皆相為用也

存疑方氏慤曰五味調而為六和行而為十二食十二食六穀六牲也若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粱各以其所宜者為質　周氏諝曰十二食即周官鼎十有二

吳氏澄曰家語下相為質作相為主今按此質當作主五味為六和之十二食所負戴則每食各有酸苦甘辛鹹還相為十二食之主而味之數亦各有六

十

案五味應四時五行則十二食自當以十二月之食之說為合方氏六榖六牲周氏十二鼎說雖恰符十二之數然於還相為質之義猶未合也吳氏又從十二推出六十如六十律之例亦支離無謂要知孔說本確何庸節外生枝

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質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五色六章畫繢事也周禮考工記

曰土以黄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孔疏初畫曰畫成文曰繢若畫作土必黄而方畫作天則無定色隨四時色而為之畫火則為圜形似半環龍水物孔氏穎達曰周禮月令食與衣唯有四時之異無十二月之分故熊氏云此異代法或每時三月故云十二也

陳氏澔曰還相為質如月令春衣青夏衣朱各主其時之一色而餘色間雜也

存疑孔氏穎達曰章獐也獐山物案獐一獸何足以槩山華蟲雉也可

以鳥獸蛇三者當之乎 鳥獸蛇所謂華蟲也 方氏慤曰十二衣六冕六服是也質以取正為義五味五色各有正也故以質言之 周氏諝曰十二衣即舜之十二章 吳氏澄曰五色為六章之十二衣所負戴則每衣各有青赤黄白黑還相為十二衣之質而色之數亦各有六十

案方氏以六冕六服為十二衣不知周禮天子六服同冕則冕與服不足十二之數也且與還相為質說

不符陳氏以十二衣為十二章則自九章七章以次降殺如何還相為質歟孔氏謂月令食與衣惟有四時之異每時三月為十二陳氏申之謂味春以酸為主夏以苦為主色春以青為主夏以赤為主則意所謂還相為宮者春以角為主夏以徵為主夏季以宮為主故月令曰其音角其音徵於夏季言律中黄鐘之宮歟姑存之以俟知者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聲被色而生

者也別彼列反被皮義反又扶義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言兼氣性之效　王氏肅曰人在天地閒如五藏之有心人乃有生之最靈其心五藏之最聖也　孔氏穎達曰上論人稟天地五行氣性而生此下論稟氣性之有驗天上地下人居其中動靜應天地如人腹内有心動靜應人也萬物悉由五行而生而人最得其妙氣明仁義禮知信為五行之首五行各有味有聲有色而人並食之別之被之

味聲色在五行爲著而人氣性兼有之故曰五行之端　項氏安世曰天地之心仁而已矣天地之至仁寓之於人纔有人形即有仁心故曰人者仁也仁人心也復所以見天地之心以其有生意也凡果實之心皆曰仁人亦作仁故天地之心亦名曰仁　陳氏祥道曰物之體常在外而心常在中故人者天地之心　方氏慤曰天地散而爲五行故仁之端則木之性所立也義之端則金之性所立也以至火之於禮

水之於知土之於信亦若是已矣五行滋而為五味人以養其口感而為五聲人以養其耳形而為五色人以養其目然後人得而生焉味色亦有別獨於聲言別以其微妙尤宜致別也　朱子語類問人者天地之心朱子曰如天道福善禍淫善者人皆欲福之惡者人皆欲禍之　又曰教化皆是人做故人為天地之心　蔣氏君實曰鳥俯而啄仰而四顧味有所不辨也五味六和惟人能辨而食之瓠巴鼓瑟游魚

出聽物萬一然耳聲有所不別也五聲六律惟人能別而聽之生而羽毛以禦寒暑物莫不然色不能自擇也五色六章惟人能擇而被之蓋囿於形而共人者為物任其知以役物者為人人具耳目備口體視明聽聰飲食有貝服用有適得於天者本如是而已情欲一恣性天梏亡養一指而失肩背是自失其所以食味者也好鄭聲而厭雅樂是自失其所以別聲者也舍正色而好姦色是自失其所以被色者也不

有聖人何以因天理之自然制人情之或過哉　吳氏澄曰五行之性在兩間不可見人得以生而為仁義禮知信然後其端可見　徐氏師曾曰此結上文言元亨利貞之理賦而為仁禮義知之性所謂天地之帥吾其性是人之性即天地之心也水火木金土之氣凝而為貌言視聽思之官所謂天地之塞吾其體是人之形即五行之端也食味别聲被色於此見天地生物獨厚於人人為至貴獨靈於物所當盡性

踐形節欲以無負天地生養之意可也

通論馬氏晞孟曰前言天地之性以其性之所受之中也此言天地之心以其為人所處之中也前言五行之秀言其精而不雜也此言五行之端以其本而非末也　湯氏三才曰前言德會交氣溯人所禀受造化是活的人是造化做就的此言心端則天地五行做不来的都要人做轉覺天地五行是定的人是活的

案此以上原人情皆出於天地以明治人情所以必承天道之意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月以為量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四靈以為畜柄本又作枋兵命反量去聲畜許又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天地以至於五行其制作所取象也禮義人情其政治也四靈其徵報也量猶分也鬼

神謂山川也山川助地通氣之象也器所以操事田人所捋治也孔疏操事若手秉耒耜以耕田捋謂以手捋聚即耕種耘鋤也　孔氏穎達曰則法也本根本也人既是天地之心故聖人作法則必用天地為根本若祭帝於郊祭社於國也案天地為本所該甚廣郊社特祭禮其一端耳端首也用隂陽為端首若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也柄若劒戟須柄而用之聖人為教春生夏長秋斂冬藏是法四時也紀綱紀也日行有次度星有四方列宿部分昏明敬授人時是法

日星也量猶分限也天之運行每三十日為一月聖人制教亦隨人才分是法月為限量也山川助地以通氣為地之徒屬聖人象之立羣臣助己以施教為己徒屬也質體也五行循迴周而復始聖人為教亦循環不已是法五行也執禮義為器用以治人情如田得耒耜之耕也聖人法天地以治人情故天地應以徵報四靈並至聖人畜之如人養牛馬然　方氏慤曰聖人作則以天地為之始人物為之終其序如

此　胡氏銓曰柄以斟酌言以四時斟酌和氣也

應氏鏞曰天地以全體言道之大原出於天言大本之先立也陰陽以氣化言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開端造始之可見者也四時以運化言太昊執規炎帝執衡當權操柄之可握者也日星紀運乎天之度驗其次舍以分時令如網有紀以分其目一月周匝乎天之度視其晦朔以課事功如物有量以揆其平鬼神布列於天地之間造化之用也以之為徒則開合變

化常與之並行五行變合於陰陽之内造化之體也以之為質則亭毒胚胎不昧其所主有其質而無其具則善不能自遂故因其自然固有之禮義以為器而品節防範之道無不周有其器而無其地則功無所可施故因其可與為善之人情以為田而脩治墾除之功無不至四靈蓋物之變化而有神者能盡致而為畜則德之所感可知已　吳氏澄曰上言人以天地陰陽五行而生此言聖人制禮以治人亦取法

於天地陰陽五行也　徐氏師曾曰徒如徒侶之相依上二者作則之要下皆事之則也九者備則休徵應之矣

通論鄭氏康成曰此則春秋始於元終於獲麟包之矣呂氏說月令而謂之春秋事類相近焉孔疏謂春秋元年以後獲麟以前包天地陰陽星辰日月之等書元氣之始則天地也書春時之始則四時也書王政教之始則禮義也熊云書無冰是陽大雨雹是陰書恒星書日書月書沙鹿梁山崩是鬼神雨木冰宣榭火等是五行獲麟是四靈為畜也呂不韋說十二月之令謂為呂氏春秋事之倫類與孔子所脩春秋相附近焉

以天地為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為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時為柄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為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為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為徒故事可守也五行以為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為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為田故人以為奥也四靈以為畜故飲食有由也睹丁古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可舉者物天地所養生也可睹情以陰陽通也孔疏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通也可勸事以四時成也可列事以日與星為候興作有次第也有藝藝猶才也

十二月各有分猶人之才各有所長也藝或為倪可守山川守職不移也可復下竟復由上始也考成也器利則事成奥猶主也胡氏銓曰左傳國有奥主田無主則荒由用也四靈與羞物為羣 孔氏穎達曰此覆明前經諸事治理皆應則萬事成也天地生養萬物今本天地為政故萬物可舉而興人情與陰陽相通今法陰陽為教故人情無隱生長斂藏隨時無失故民不假督勵而自勸敬授人時早晚無失故民東作西成事

有次第月各有分人各有長隨才而教則人竭所長而有功鬼神各有分職而不移今引鬼神爲徒屬則事無失業五行周而復始爲教法之則事必不絕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禮義器之利者故所治之事必成田以人爲主情用聖人爲主則不荒廢矣四靈衆物之長長既至則其屬並至得以充庖廚是飲食有用也　張子曰自天地爲本至四靈爲畜一理也特細別百事天治人與夫接物無所不用其極能用

其極則其餘不足治矣　方氏慤曰以天地為本則萬物皆末本既得則末斯從故物可舉言持之在我也陰陽者萬物之情以陰陽為端則情可探而見以四時為柄則人順時之後先因時之動靜而不敢辭以日星為紀則晝之所參夜之所考各得其序月以為量則興事造業各有數以致其能五行以為質則代廢代興周而復始故事可復四靈以為畜則人之日用者易致故飲食有由言人因之以致用也　馬

氏睎孟曰法象莫大乎天地故以爲本而陰陽日月鬼神皆天地之别也聖人作則仰法天俯察地而近取人情禮義出於人情而先王因以爲治情之具也其法備其治詳宜有休徵應之故終以四靈爲畜焉

又曰天地之大端在陰陽人情之大端亦在陰陽喜爲陽怒爲陰　董氏師讓曰萬物生息於天地之閒以天地爲本則萬物雖多而無所逃爲善陽之類爲惡陰之類以陰陽爲端則物情大槩可見　陸氏

佃曰陰陽為端若觀其所聚觀其所感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四時為柄若春誦夏絃春率民耕秋率民斂日星為紀若日在北陸而藏冰龍見而雩 黄氏曰由從也從於禮之義飲食之禮達則物無暴殄信及豚魚禮化明備也 葉氏適曰聖人發正於天理收功於人情如良農之善稼也五穀之報必厚矣聽而弗治長稂莠也治而弗達雜稊稗也不本其情而責其成廢田者也如是則人豈能心服於

聖人而恃為奧主哉

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為畜故魚鮪不淰鳳以為畜故鳥不獝麟以為畜故獸不狘龜以為畜故人情不失獝陸云獝又作獝家語獝作獝狘作獥鮪音偉淰音審獝況必切狘許月切

正義鄭氏康成曰淰之言閃也孔疏淰是水中之形狀閃是人在門中或見或不見也　獝狘飛走之貌失猶去也龜北方之靈信則至矣孔疏龜為水蟲水主信故信則至水為信則土為知然水土二行俱有信知　孔氏穎達曰此更解上四靈之事淰水中驚逝獝驚飛狘

驚走魚鮪從龍鳥從鳳獸從麟其長既来故其屬見人不驚也龜知人情龜既来應故人各守其行其情不失也上三靈言其長来而族至龜獨言其感信而至與上相互也　方氏慤曰麟體信厚鳳知治亂龜兆吉凶龍能變化故謂之四靈　陳氏澔曰鮪魚之大者龜能前知人有所決以知可否故不失其情之正

案上於四靈獨言飲食有由以禮始飲食人情大欲

存焉故也龜非可食而能知吉凶悔吝故以人情不失别言之

餘論葉氏適曰聖人盡人道之正則彼動物之傑不得自遂其雄狡而一將聽命於人於是蟲魚鳥獸無不順若而人之飲食生養亦未有茍爲温飽而不知其所由来者故夔言鳳皇來儀周公言遺我大寶龜孔子言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此言物之聽命於人也後世不度其德之厚薄而取必於異物之

有無如漢之神雀五鳳黃龍君臣歆豔以為祥嗟夫是人反聽命於物也

欽定禮記義疏卷三十二

欽定禮記義疏卷三十三

禮運第九之四

故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蓍音尸瘞於例反繒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埋牲曰瘞幣帛曰繒宣猶揚也繒或作贈　孔氏穎達曰列祭祀謂郊廟以下國既有禮故百官各御其事官既有御故百事各有其職凡

所行禮皆有次序也　劉氏敞曰先王措天下如此而猶不敢自任秉蓍龜求其明知於神也列祭祀歸其功德於祖也設制度者辨上下定民志也故國無大小皆有禮以稱之故官有所御事有所職禮有所序而五禮之施五品之實徧於斯民一道德以同風俗莫非五常之歸矣　方氏慤曰秉蓍龜以決禮之疑列祭祀以致禮之敬瘞繒以備禮之物宣祝嘏辭說以通禮之文若是則國可謂有禮矣建國必設官

設官必治事治事所以行禮也上言國有禮者禮之體下言禮有序者禮之用

存疑鄭氏康成曰此皆卜筮所造置　孔氏穎達曰上言龜知人情故此言卜筮所造之事凡卜必先筮故兼言之郊廟以下皆用卜筮繒之言贈也謂祀地埋告又贈神也設制度謂造宮室城隍車旗之屬劉氏敞曰瘞繒宣祝達其誠信於幽也嘏辭說者示其神靈之饗也　吴氏澄曰此節禮達於上下節禮

達於下
案祭祀尚有卜日筮尸等事瘞繒以下皆不用卜筮
鄭謂此皆卜筮所造制孔氏又牽合龜知人情是承
悞而加甚者又祭祝嘏皆有辭説劉以宣屬之祝以
辭説屬之嘏當是筆悞若禮達於上説則牽合矣
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
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
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

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儐音擯朝音潮筮市制反瞽音古侑音又）

正義鄭氏康成曰患禮不達患下不信也祭帝以下所以達禮於下也教民尊神慎居處也宗宗人瞽樂人侑四輔也（孔疏左輔右弼前疑後丞皆勸侑人君為善故謂之為侑）孔氏穎達曰因上禮有序說禮下達之事天子至尊而猶行臣禮以事天是欲使嚴上之禮達於下猶自祭社是欲使報恩之禮達於下在宗廟以子禮事尸是欲使

仁義之教達於下自祭山川是欲使傧敬鬼神之教達於下自祭五祀是欲使本事之教達於下宗宗伯祝太祝王在宗廟則委於宗祝亦不自専以達於下在朝職事則委任三公在學乞言則受之三老王弔臨則前委於巫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既言前巫故言後史卜筮主決疑瞽主和侑典規諫亦不自専故竝置之王以禮尊神又委任得人故中心無為以守至正之道也　方氏慤曰禮之始自天子出

終則與民由之然後禮達而分定患禮之不達於下故教以祭祀使民知畏敬也郊以定天位而天下達於尊卑之禮社以列地利而天下達於施報之禮仁以立人之道而天下達於親疎之禮我為主以賓接鬼神而天下達於興作之禮五祀因時用事而天下達於制度之禮宗祝以接神故在廟三公以聽政故在朝三老以奉教故在學不祥却於未然故前巫言動紀於已然故後史史在左右而言後者對巫言之

瞽典樂以侑食瞽言其人侑言其事夫天下之動貞夫一而止苟非以至正為守則天下之動莫之能正雖欲無為也其可得乎 劉氏彛曰祭帝於郊天位由之而定民不敢慢於上矣祀社於國生物享其報而民不敢慢於神矣祖廟之祀祖有其德而民不敢慢於人山川之報功有其秩而民不敢僭其禮故宗祝在廟執祭祀之禮雖鬼神之大不得而亂之三公在朝執上下之禮雖君上之尊不得而踰之三老在

學執人倫之禮雖異數之隆不得而變之前巫以辟除其心之疑慮後史以臨正其行之欹傾卜筮瞽侑以防其言動之有失夫如是何為哉無為矣而曰以守至正何也中心不為於意慮則寂然而不動是人之正性也　馬氏晞孟曰自仁率親自義率祖離而言之有仁義之别合而言之則皆親親之仁禮器所謂宗廟之祭仁之至者意亦如此　陳氏澔曰郊社五者皆使禮教之四達宗祝三公三老無非明禮教

以淑天下而君居巫史瞽侑之中此心無為守其至正則又君之以禮自防示教於天下也　郝氏敬曰禮不止祭而神道設教則易達然而主之者君心也存異孔氏穎達曰竝用卜筮民猶未信先王患之更為下郊社諸事定天位即是本於天列地利即是命降於社下三句即降於祖廟山川五祀

案如孔說與上節判為二截而與前本乎天節又混并為一恐非本義又諸說俱以中心二字連訓於理

無礙惟陳澔以王中絶句與前後左右相應其說更為周匝竝存之

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而禮之藏也藏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信得其禮則神物與人皆應之百神列宿也百貨金玉之屬脩猶飾也藏若其城郭然　孔氏穎達曰禮既達於下有功而見徵應王郊

天備禮則星辰不忒故云受職祀社盡禮則五穀豐稔金玉露形故云可極祭廟盡禮而天下皆服行孝慈王者孝慈之道爲遠近所服也祭五祀以禮而天下法則行得其正也不言山川者法則之事包之也覆說諸祭是義之脩飾禮之府藏　陳氏祥道曰百神受職以大報天而百神莫不與之也百貨可極以五土之宜百物資之以生也孝慈服以有祝以告人之孝嘏以告神之慈也正法則以有制以正法有度

以正則也不及山川者以社言百貨可極兼之也夫義則有宜禮則有體務其宜以歸其體然後五者之教全故曰義之脩而禮之藏　陳氏澔曰百神受職謂風雨節寒暑時百貨可極謂地不愛寶物無遺利正法則謂貴賤各有制度無敢僭踰聖王精禋感格其效如此　方氏慤曰受職言各受其職而可守可極言各盡其利而無遺正法則以制度之所在故各得法則之正也其始行禮而已終而禮行固其序也

沈氏煥曰禮行不是行禮我與神有二不可謂之行聖人之誠足以感神而無間故無往而不得其所欲　虙氏曰義者理也禮者文也義者内也禮者外也其始見其禮而未知其所以為義是禮脩而義藏至其後日由義而不自知故曰義之脩而禮之藏也

吳氏澄曰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禮也定天位列地利儐鬼神本仁本事義也行其禮而不知其義者有之未有知其義而不能行其禮者也祖廟句下當脱

禮行於山川而報功德焉句　徐氏師曾曰以其事而言報德酬功因其當然之理而爲之脩飾凡衆之動得其宜矣以其文而言謹始慎終合其自然之序而爲之府藏無一往不在其中也　黄氏乾行曰上言先王達於下此乃言禮達而天下從之

案百神鄭孔言星辰陳言風雨寒暑二說相兼乃備

總論徐氏師曾曰自秉蓍龜至此因列於鬼神而申言之

案此以上申聖人以禮示之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之意篇中惟此一段專以祭言之

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大音泰

正義鄭氏康成曰降曰命聖人象此下之以為教令官猶法也此聖人所以法於天也　孔氏穎達曰此論制禮必本於天以為教也大一謂天地未分混沌之元氣極大曰大未分曰一聖人制禮用至善之大

理以為教本是本於大一也元氣既分輕清為天重濁為地制禮者法之以定尊卑之位天運為陽地運為陰制禮者法之貴左象陽貴右象陰陽時行賞陰時行罰也陽氣變為春夏陰氣變為秋冬制禮者法之如吉禮有賔主介僎四坐凶禮有恩理節權四制也四時變化生成萬物皆鬼神之功制禮者法之陳列鬼神之功以為功也聖人仰法大一以下之事而下之為教令皆是取法於天者也　陳氏祥道曰以

形之始言之謂之大始以數之始言之謂之大一大一之體分而為天地之氣轉而為陰陽之用變而為四時之序列而為鬼神之情其降之於人曰命凡此皆天造之禮而主之於天故曰其官於天也案鄭孔以官為法此及方說則以官為主要惟法之而因以為之主則兩說固相因也方氏慤曰陰極生陽陽極生陰陰陽之運周而復始故曰轉春生夏長秋斂冬藏時未有常故曰變天地則有上下之位陰陽則有升降之宜四時則有先後之序鬼神則

有變化之功聖人體此以命物而在下莫不聽故曰其降曰命亦未嘗不本之自然故曰其官於天不曰本而曰官者以禮之命物各有所主也　朱氏申曰一之判剖為天地一之轉運為陰陽一之變易為四時一之序列為鬼神鬼神造化之迹體物而不可遺者也　吳氏澄曰官於天天字該大一天地陰陽四時鬼神五者而言　徐氏師曾曰天指天地以下四者而言大一則四者之源也三才未判萬物未生一

而已矣而禮之原實在此自大一分之上者為天下者為地高卑定矣其轉也静者為陰動者為陽慘舒異矣其變為四時有錯行之運其列為鬼神有生成之功大一之妙如此聖人窮神知化黙識心通由是制禮而降之謂之命令貴賤上下法天地之高卑吉凶刑賞法陰陽之舒慘歳月久近法四時之變報本反始法鬼神之列何莫非本於大一者哉

餘論慮氏曰禮未離於數故官於天而未能官天若

夫離於數者道也範圍天地而不過官天而不官於天矣聖人以道制禮而極其妙則又可以官天故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

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分音問養鄭讀義令如字冠去聲朝音潮

正義鄭氏康成曰本於天本於大一與天之義也動而之地後法地也列而之事後法五祀五祀所以本

事也變而從時後法四時也協合也言禮合於月之分值摯幣庭實也力筋骸强者也不則偃罷　孔氏穎達曰上言禮從天地四時五行而生而教於人此下論人用之以行刑罰冠昏朝聘之等皆得其宜也動而之地祀社是也列而之事五祀是也變而從時即四時以為柄協於分藝即月以為量也辭讓賔主三辭三讓飲食饗食之屬冠二十而冠昏三十而取射五射御五馭朝五年朝天子及諸侯自相朝聘比

年小聘三年大聘　周氏諝曰本乎天者禮之象動而之地者禮之法列而之事事同則禮同變而從時時異則禮異協於分者禮之情協於藝者禮之文居人曰養莫非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也行以貨力數者則皆其見於度數之間者也禮之所以顯舍度數何以哉　陳氏祥道曰列而之事者禮之稱變而從時者禮之權　方氏慤曰上原禮之初此又明禮之用上言官於天以見其自然此言居人以見其使然

也方其本乎天靜一而已及其降而在地則離靜而向於動散而在事則岀一而成列以其有所之也則皆以之言之時無常而不可逆故曰變而從時分有多寡藝有能否各隨力而施之乃協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非貨力辭讓飲食不行故曰無財不可以為悅非强有力者不能行也　慮氏曰禮之體根於大一未分之前禮之用起於兩儀既判之後惟其未分而渾淪故曰必本於大一惟其既判而定位故曰必

本於天列而之事事詳則禮詳也變而從時時異則禮異也協於分不强其所無也協於藝不强其所不能也貧者不以貨財為禮其協於分乎老者不以筋力為禮其協於藝乎　馬氏晞孟曰居人曰養禮所以養人也荀子曰恭敬辭讓所以養安禮義文理所以養情蓋聖人之道寓於度數之間莫非順性命之理而所以養人也貨力以下非禮之盡特言行之大略而已　葉氏適曰聖人知禮之所由本隨而察其

轉變分列之際而貫徹於陰陽上下之交得其所以居斯人者而後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品節之序以行乎其間人倫既正人情既順人義既明使人知所以講信脩睦而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亦不至渙然而不相從豈不怡然有見於天人之通内外之合也哉　徐氏師曾曰行之以貨財爲資筋力爲用辭讓爲實飲食爲具四者禮之緯也冠以責成人昏以著代喪以送終祭以追遠射以觀德御以執

役朝以相見聘以通問八者禮之經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養當為義字之誤也下之為教令居人身為義孝經說曰義由人出　孔氏頴達曰王肅云家語作其居人曰養下言穫而弗食食而弗肥宜是養字鄭必破為義者以上言義之脩下言陳義以種也

案鄭讀養為義亦一說但不如王讀養字之確

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肌膚

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也故唯聖人為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壊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壊音怪喪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竇孔穴也去其禮言愚者之反聖人也　孔氏穎達曰上言禮為治理之本此言禮不可去之事孔穴物所出入禮義人所出入　處氏曰禮之端始於辭讓義之端始於羞惡然未可謂之大端惟合禮義之成體而不倚於一偏然後為人之大

端養生送死事鬼神以禮而正故曰大端達天道順人情以禮而通故曰大竇　馬氏晞孟曰有禮則莊敬日强無禮則安肆日偷君子知謹於禮義則手足有所措耳目有所加進退揖讓有所制肌膚筋骸所以固也養生所以飾驩送死所以飾哀事鬼神所以飾敬其道非一而禮義為之大端禮義出於天先王因之以達天道禮義出於人先王因之以順人情降衷自天受中自人達者所以明之順者所以因之也

吳氏澄曰人身膚最外肌次之筋次之骸最內以肌會膚以筋束骸四者之聚為身有禮義則凡講說皆信實之言凡脩為皆睦婣之行形體皆莊重堅固而不怠惰放肆也其於人倫則生事葬祭孝敬追慕亦惟此禮義為大端緒也人情之動有愛惡哀樂喜懼之情以禮義治之則發皆中節無所乖戾所謂順也情極其順則不違天所與我之性而上達於天道矣三言所以先敬身中明倫終盡性至命三者皆禮

義之功惟聖人能知禮之不可不為而不已於為也壞亂之國喪敗之家亡身之人惟不知禮而去之故至此　蔣氏君實曰禮以辨義義以起禮其理相因其用相成所以為萬善有為之要而人道待以自立也自其有諸已而不違謂之信自其施諸人而不隔謂之睦惰慢邪辟之氣或設於身體此信之不講也乖爭陵犯之氣或見於接物此睦之不脩也聖人設禮義以教天下使民踐履浹洽一毫非僻之念非禮

之動有所檢束而不敢自肆於平居然後交際之時不至血氣用事而攘臂而動色兹所以必講信脩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與然聖人為禮非苟然也反人以還天亦本天以治人彼生有養而死有葬物本天而人本祖是人道之大端也天也吾固因之以為常孩提而知愛及長而知敬顙泚於親之不葬父子有隱而無證是人情之大實也天也吾亦順之而不拂人情禮由天道出順人情正以達天道也

徐氏師曾曰上大端猶言根本節目之大者下大端則其中之事也此言禮義關人之成敗講信脩睦以待人固會束以正巳二者必以禮義否則僞妄不誠安肆日偷矣明則養生送死幽則祭祀鬼神二者亦以禮義否則生死不安鬼神不享矣達天道而慱庸之順人情而節文之二者亦以禮義否則昧天道拂人情矣所謂人之大端如此惟聖人聰明睿知能知其為大端而不可已故待人正巳事幽明通天人各

得其宜而致蔵身之固也彼敗國之君喪家之主亡身之夫皆以先去其禮之故耳

通論陳氏祥道曰前於禮義言紀言器言柄此又曰端者紀以言其所張器以言其所用柄以言其所執端以言其所始也

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糵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糵魚列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皆得以為美味性善者醇耳　孔

氏穎達曰酒因麴糵則成無麴糵則不成以明禮不可已之故君子譬精米嘉器其味醇小人譬麤米敝器其味醨蓋君子性識純深得禮而彌深厚小人智慮淺薄得禮自虛薄也　陳氏祥道曰糵之於酒厚則醇薄則醨醇則久醨則壞禮之於人厚則君子薄則小人君子則安小人則危善為酒者戒其醨而務為醇善為人者戒其小人而務為君子　吳氏澄曰君子者賢人也雖未能如聖人之知禮然比之小人

則厚矣小人者鄙夫也雖未至如壞國喪家亡人之去禮然比之君子則薄矣

通論黄氏乾行曰人品不同大約有此四等不已於禮者聖人也厚於禮者君子也薄於禮者小人也去禮者下愚也

總論吴氏澄曰順人情三字為此條之體要自此至終篇皆演此順字之意

案此以上復承承天之道而申言之以明治人情所

以必由此之意

故聖王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治平聲耨奴豆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治者去瑕穢養菁華也禮耕和其剛柔義種樹以善道學耨存是去非類也仁聚合其所盛樂安感動使之堅固也　孔氏穎達曰此論聖人脩禮義治人情以至大順之事柄謂執持而用之

者土地是農夫之田人情是聖王之田農夫用耒耜
和其剛柔聖人用禮正其上下農夫耕畢以美種種
之人情既正以善道教之去草養苗則苗善去非存
是則情善苗稼既孰當本此愛惜之心以聚集所收
勿為費散勸課既行當本此仁恩和親聚集善道使
不廢棄農夫收獲既畢布其歡樂共相飲食以安美
之聖人既勸民善道備足又説樂感動使其勤行善
道保寧堅固也　陳氏祥道曰脩禮以耕所以開其

心陳義以種所以納之正講學以耨所以去其非本仁以聚所以充其德播樂以安所以成其道　方氏慤曰義者所操有宜而不可失故言柄禮者所行有節而不可亂故言序禮義本出於人心而或至無禮無義心動而情亂之也聖人脩其柄與其序還以治人之情而已禮者事之始猶耕之治荒蕪故言脩義者事之宜猶種之因地宜故言陳學所以為已猶耨之去苗害故言講仁者愛也仁則聚之猶穫樂者樂

也樂則安之猶食禮惡其壞故曰脩義欲其明故曰陳學欲其辨故曰講仁以立人非本不立故曰本樂以和民非播不和故曰播　應氏鏞曰情者心之動也養之不善則荒穢不治而可欲之善塞矣然仁義禮智根於心其善端本無窮也聖王以人情之不治為已責猶農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則因其自具之理而加以順治之力禮之有序猶耕之有畔義之有節猶種之有列書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脩

是也學探千古羣聖之奥而思索問辨以求其正猶耨之去草而耘治益精也仁總百行萬善之全而滋養培植以豐其成猶穫之揫斂而收取無遺也樂具五音六律之節而動盪發越以宣其和猶既穫之餘安坐以食而熙皥自如也　吴氏澄曰凡日用常行如曲禮少儀内則使之習行持守防檢其情則情不蕩軼猶以耒耜開墾其田使不荒既習行其事又必敷陳其義使明於當然者之所以然則通曉理趣而

善端滋長猶開墾之後種以嘉禾漸漸生長萌芽也已通曉其義又必博考前言往行審問慎思分辨是非不惑於非義之義猶苗生之後耨去其草而獨存其苗也禮耕義種學耨其事非一而本在一心及其久也理之萬殊聚於一而心德渾全矣是之謂仁然由利仁欲造安仁之域非用力所可到惟當涵養以俟其自化惟樂以養人性情變人氣質有不自知其至於安者　陳氏澔曰講學以耨博而求之不一之

善所以得一本萬殊之理本仁以聚約而會之於至
一之理所以造萬殊一本之妙本仁聚之利仁之事
播樂安之安仁之事禮耕義種入德之功學之始條
理也仁聚樂安成德之效學之終條理也講學居中
以貫通前後自始至終於仁義禮樂無不講及其成
也則禮義之功著於前仁樂之效著於後
通論葉氏適曰得禮義之本要而後能通人情通人
情而後能治人情人情可治則德性全而道化成自

堯舜以及文武其治道所以大被於天下者盖其脩仁義禮樂之實而播諸事為必有中於人情之會相與俯仰出入動蕩流通其情之異趨者同嚮者皆得以旁皇周浹於其中一人之放辟不専行而天下之取舍得公是焉是以不待刑禁而自治也故論禮者以人情為聖王之田非若後世以情為不美以禮為強制築千丈之防遏奔放之流使其喋默不得逞而後從我而為禮義也

案此言聖王治人之情非言君子脩己進德之序也
然欲所治之人皆入於聖又不可不以脩己進德之
序通之若民則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謹庠序之教
申之以孝弟之義便是講學有睢麟之意行周官之
法便是本仁十三舞勺成童舞象鄉飲入學皆歌詩
合樂使之詠歌以養性情舞蹈以養血脈皆是播樂
民日遷善而不知誰為之即安也
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

可以義起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協合也合禮於義與義不乖剌則禮雖未有可以義起作也　孔氏穎達曰以下廣明上三者相須之事以義起者如將軍文氏之子也

張子曰人情所安即禮也故禮可由義起　黄氏敏求曰須合義乃合禮有未立之禮取合宜之義起作之　周氏諝曰義以生禮禮以節義故義為禮所自生而禮為義所自成也　陳氏澔曰禮者義之定制

義者禮之權度禮一定不易義隨時制宜故協合於義而當為者雖先王未有此禮可酌於義而創為之

通論方氏慤曰禮雖作乎外而義則資之以成體故此以禮為義之實義雖由乎內而禮則用之以制宜故禮器以義為禮之文案禮器云義理禮之文對忠信禮之質非以禮為義之質義為禮之文

陳氏祥道曰義以禮為實禮以義為文合於義則禮斯合矣故廟門非待弔之所而文氏行之案彼言待於廟正以其不迎於廟門也解誤難以引証本義說駁非為賻之宜而

孔子行之純儉可以從衆嫂溺可以手援故荀子曰禮以順人心為本也凡非先王之禮而順人心者皆禮也孟子以禮為義之節文而此以禮為義之實蓋義出而為禮禮行而為義二者迭為文實也論語曰義以為質禮以行之此義出而為禮也禮器曰義理禮之文此禮行而為義也

存疑孔氏頴達曰義以脩飾為禮之華故禮是義之實　黄氏曰禮者尊卑升降親疏之節義者合宜當

理指的之稱有禮而不合宜是有名而無實譬諸魯侯之習儀非知禮也 馬氏晞孟曰禮者義之實義者禮之華禮所以體常義所以盡變

案禮時為大宜次之稱次之制禮之初不就天理上權衡爛熟禮如何制故禮必以義為柄然方權衡時義尚處於虛到品節既定其義乃確然可見故禮乃義之實前之制禮既因義而起則後之用禮又當以義為權故禮雖未有而義所當然又可以起禮也若

如黄說則是義者禮之實非禮者義之實矣孔以義為禮之飾馬以義為禮之華都說向外邉不合陳義以種本義

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强分音問正義鄭氏康成曰藝猶才也有義則人服之　庾氏蔚之曰藝者審其分仁者宜得節皆須義以斷之孔氏穎達曰藝才也仁施也人有才能又有仁施非義裁制則過失故須義乃得分節也　張子曰藝業

也謂事業也　應氏鏞曰義者事物之斷制裁節也區別衆理條分縷析而各有攸當得之者强舉無以勝之也故曰義者天下之制　陳氏澔曰藝以事言仁以心言事之處於外者以義為分限之宜心之發於内者以義為品節之制協合其事理之宜也講於仁商度其愛心之親踈厚薄而協合於行事大小輕重之宜一以義為之裁制焉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故得義者强

存疑陳氏祥道曰六藝非義則雜仁非義則蕩處藝以義然後有所別處仁以義然後有所節以義為藝之分故能協於藝以義為仁之節故能講於仁　馬氏晞孟曰藝者言乎其材也材出於性成於人材有長短小大而義者所以宜之四端均出於性而有所宜而成之尤在於義仁雖在内而義者所以講之而見於外外有以講於仁内有以合於藝則義之道得矣義得乎道則人望而畏之故曰自勝之謂强

案此藝乃樹藝之藝即所謂耕之種之耨之也聖王人情以為田治情而不當乎人心物理之自然未有能治者也學以講乎人心物理之宜而後耕而種種而耨各得其宜前所云功有藝協於分藝意皆相貫初非於上脩禮講學之外别添六藝技藝也

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

正義鄭氏康成曰有仁則人仰之　孔氏穎達曰義能與仁為節仁能與義為本交相須也仁者施生故

為順之體　應氏鏞曰仁者義理之統宗會元也包含萬象莫測其際得之者尊舉無以尚之也故曰天下之表强者挺然不屈於物之下猶有物我之對人有畏心焉尊則超然於物之上不見物我之間人有敬心焉　吳氏澄曰譬之木然各有枝節為義共一根本為仁故曰仁者義之本順乎天理畧無違逆中節之和也由全體之中發而為中節之和全體之中仁也大用之和順也故仁為順之體天爵之尊衆善

之長故得仁者尊　陳氏澔曰上文言禮者義之實
此言仁者義之本實以散體言本以全體言猶之木
焉從根至枝葉皆生意此全體之仁從一本至千枝
萬葉先後大小各有其宜各有其序其宜者義其各
有序則散體之禮也
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
弗種也為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
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

樂猶穫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耜音似種之用反穫户郭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無耜則耕無以入弗種則嘉禾無自生弗耨則草不除苗不植弗穫則無以知收之豐荒不食則無以知味之甘苦弗肥者其功不見也

孔氏穎達曰前陳聖人禮耕以至樂安此又顯譬之見聖人為教反覆相因雖奏樂於仁人而不使知達至順之理亦為未善也

方氏慤曰耜者治田之具

禮者治國之具耕所以種禾而生之義所以達禮而行之達嘉種而除其害者耨之事明大義以勝其非者學之事耨之勤將以有穫學之勤將以有聚仁言聚也穫言獲也食有所養而享其利焉樂有所樂而安其仁焉食之養人期於體之肥樂之和期於體之順而已前言陳義此變言本者凡種皆以立本也前言本仁此變言合者以人本仁也於順又言達者自上趨下無不達也　馬氏睎孟曰仁者順之體樂者

順之成播樂以安順在其中矣猶恐不足以極順之至故又以食之肥推言之　應氏鏞曰上既合田事始終而正言之以明成效之大全此復分析而反言之以盡其節目之纎悉也　吳氏澄曰此反解上文而以順為極也治國謂治一國之人情合之以仁謂合聚衆理於一心仁而未能安是猶與仁為二也成於樂而安於仁則與仁為一矣仁者體之全於内順者用之達於外仁之體雖全而順之用未達猶内腹

雖充而外體未肥故必達於順而後為禮義治情之極功也　陳氏澔曰此反譬以申前意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缺如此

存疑蔣氏君實曰此數者似有次第本無間斷若有後先本無彼此至安之以樂則孟子所謂樂則生生則惡可已也安而不達於順食而不至於肥寧有是理哉

案安樂後須有涵養工夫然後可以達順蔣謂安時

即可達順失之矣

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

正義孔氏頴達曰膚革外薄皮革膚内厚皮德為車用孝弟以自載也樂為御用要道以行之　陳氏祥

道曰四體以和順而正然後膚革充而盈父子以天性而篤兄弟以同氣而睦夫婦以異姓而和天子德教加於百姓故以德為可行之車而以樂為行車之御諸侯制節謹度故以禮相守大夫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故以法相序士則忠信不失故以信相考庶人則謹身而已故以睦相守　又曰一器而工聚焉者車也疏數疾徐有度數存焉者御也車者器也御者人也德者實也樂者文也車非御不運德非樂不彰

王氏安石曰德無不容以樂章之車無不載以御行之　方氏慤曰正名適其安佚之正也父子以慈孝而相厚兄弟以友恭而相親夫婦以剛柔而相濟大臣非不廉以所任者大廉不足盡之小臣非不法以所守者小不足以撓法也法則不倍廉則不竊矣設官以效職分職以守官則相序而不亂君以禮使臣臣以忠事君則相正而不阿樂以德為體德以樂為用諸侯以下非無德也惟天子之德乃刑於四海

非無樂也惟天子之樂乃兼乎四夷德大而樂備也諸侯以制節為事制節莫如禮大夫以循道為事循道存乎法士以事人為事事人存乎信百姓以相親為事相親存乎睦禮惡其離故言與法惡其亂故言序信欲其成故言考睦欲其不失故言守　劉氏彝曰至此則聖學之極功成已成物合外内之道故謂之大順大順則無為而治矣　蔣氏君實曰膚革充盈在四體既正之後非養小體而失大體也家之肥

在倫理非求富足而棄禮義也國之肥在綱紀非竭民以自私厲民以自養也以德為車示有所運也以樂為御示有所執也以禮相與證邦交也以法相序樂不失職也以信相考有諸已而不欺也以睦相守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也寧有一物不得其所一民不被其澤哉故曰大順順天理也逆人欲也

存異鄭氏康成曰車或為居　陳氏澔曰播樂安之以前皆成已之功大學明明德之事達之於順以後

方是成物之功大學新民之事

案此言聖王之治人情皆成物之事但成物必自成

已出耳陳氏分為兩截未安

總論徐氏師曾曰故聖王至此六節又因治情而申

言之

案此以上承治人之情而極言之以明禮正則天下

國家可得而正之意

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積焉而

不苑竝行而不繆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苑藴繆音謬又音鬱通

正義鄭氏康成曰常謂皆有禮用無匱乏也言人皆明於禮無有蓄亂滯合者各得其分理順其職也

熊氏安生曰此據天下萬事有大有細有深有通有連有動人皆明禮順則竝得其宜　孔氏頴達曰前明國家之順皆局有條目此更總說其事一切生死鬼神無不用順為常也　劉氏彝曰生者不失其養

死者不失其禮亡者不失其祀化起於一家而周徧乎四海有條而莫之紊也不曰大積而不苑並行而不繆細行而不失哉深而通言教之洽而至於化深以盡其性通以正其情也茂而有閒言德茂乎躬而用之有尊卑之差親疎之閒也連而不相及人人各盡其性上下各異其儀也動而不相害作於禮者必歸於義也　王氏曰此極言大順之理萬幾日來庶事總至其大積者然也以順處之各有其序可無苑

結矣威福竝用剛柔迭施其竝行者然也以順施之各得其宜可無錯繆矣一嚬一笑下之休戚繫焉一好一惡衆之向背繫焉其細行者然也以順行之可無過失矣幽遠謂之深其勢易隔惟順則其情必通衆多謂之茂其勢易雜惟順則其分有間連則易以相干惟順則同而異不相及也動則易以相違惟順則異而同不相害也天下之大順至此極矣　吳氏澄曰養生送死事鬼神人道之始終備矣各以其禮

不悖於道是之謂常常則順反常則非順故大順者人道之常

存異孔氏頴達曰事大天子事也萬幾輻輳而應之有次第竝行諸侯来朝也四方隨時貢賦竝陳而不錯繆細行大夫士出聘也天子不遺小國之臣是不失也深謂九州之外地在遠荒而通貢王庭茂謂萬國貢賦庭實茂密而以國相次小則讓大不相及入也萬乘龍趨千乘雷動不相妨害也

案事字所該甚廣孔分天子諸侯大夫士且專以朝聘言鑿而無當

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殺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守危能守自危之道也君子居安如危小人居危如安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天子至士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所以拱持其情合安其危

孔氏穎達曰守危謂以危戒慎而自守保也天子至

士貴賤宜順故禮不得同　方氏慤曰禮所以辨異惟其不同故見於形名度數之間者宜殺則不可豐宜豐則不可殺惟其稱而已　徐氏師曾曰貴賤有等故禮制不同宜儉者不可豐宜隆者不可殺凡此禮制之順所以維持人情不使驕縱保合上下不使危亂也

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

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也則是無故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句此順之實也渚之汝反

頒音班 當去聲 孽魚列反 棷藪通沼之紹反 卵力管反胎土才反 闚窺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小洲曰渚廣平曰原山者利其禽獸渚者利其魚鹽中原利其五穀使各居其所安不

易其利勞㴛之也民失其業則窮窮則濫用水謂漁人以時漁為梁春獻鼈蜃秋獻龜魚也用火謂司爟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及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也用金謂丱人以時取金玉錫石也用木謂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飲食謂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男女當年謂媒氏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爵位當德謂司士稽士任進退其爵禄也用民必順謂不奪農時昆蟲螟螽之屬也

言大順之時隂陽和嘉瑞出人情至也膏猶甘也器謂若銀甕丹甑也孔疏銀甕丹甑援神契文馬圖龍馬負圖而出孔疏伏羲氏有天下龍馬負圖出於河遂法之畫八卦椒聚草也沼池也是無故言非有他事使之然實猶誠也盡也　熊氏安生曰天不愛道百神受職也地不愛寶百貨可極也人不愛情不獨親其親子其子也三才協應諸瑞駢臻豈無故而然脩禮以為人情防範達義使民宜之體信自治其情反身而誠達順即達天下之情而家國

天下無不肥也　孔氏穎達曰此更廣説順也既欲其順故隨所居而安之不奪其宿習使各保其業恒豐而不瀫困也此下言行順以致太平之事器車禮緯斗威儀云其政太平山車垂鉤注山車自然之車垂鉤不揉治而自圓曲也鳥獸不畏人故卵胎可俯而闚　陳氏祥道曰居川原不易因地之利以順之用水火金木飲食因天之時以順之年德必當因人之理以順之　方氏慤曰用水必時若稻人以瀦畜

水而待旱以防止水而待潦書謂撫于五辰此獨不言土以飲食見之蓋飲食土所生故也用民必順順其析因夷隩之事而用之也水則伏陰所致旱則伏陽所致凡此主天降言之故曰災凶言歲之多疫饑言食之不足妖生於反常孼生於不正此主人罹言之故曰疾無災無疾以隂陽之順故也　馬氏晞孟曰山川之勢異而髙下之習不同原渚之勢殊而水陸之居不一聖人因其所利而利之順其所居而居

之推其詳則凡居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皆所以順民也年有高下故合男女必當其年所以順陰陽之理也德有厚薄故頒爵祿必當其德所以順貴賤之等也四民之業不同先王順之而不易四時之物不一先王順之而不奪故曰用民必順　應氏鏞曰用水不止如注所言若藏冰頒冰止水蕩水之屬皆是五十服官亦當年而德為主問名納采亦度德而年為主　張子曰達義須在脩禮達順須當體信今雖

義有所分茍不以禮則不能成義心雖欲順茍不誠實亦不能達順　朱子曰體信是忠達順是恕體信是無一毫之偽達順是發而中節無一物不得其所聰明睿知皆由此出是自誠而明意思　又曰信是實理順只是和氣體信是致中底意思達順是致和底意思　陸氏佃曰天以道與我地以實與我人以情與我豈有所私於我哉亦以積累之厚如上所云故也夫所謂順在彼不在此然太平無象若祥瑞者

特以是為証而已　吴氏澄曰上順之至舉一世而言此所以順本於禮義治人情之君師而言

總論葉氏夢得曰天地人物流通無間一念之差朕兆至微而飛流彗孛草妖木怪之遽見者人拂其常則天地萬物之理亦為之變動也此念反正則星退反風應不旋踵矣况聖人本仁義禮樂以致大順之治又能體信以達此順天地定位民物由道豈不宜哉後世人君捨人言天不善其政治以和物化反求

物祥以為政治之美本末倒置矣禮運一書始有感於大道之行而原禮之所由起中言禮之運轉分别以極於損益變革事為之際其歸極於大順而卒章復以體信達順明其致順之由盖欲知感天地理民物道在此而不在彼也其旨深矣

案篇中言禮極其盛矣而要不外本天道以治人情之一言盖在天為道在人則為天命之性性率而為情而每乗於氣質之偏又物欲之私附於性以汩之

則天命之本然者失矣聖人本天道以治人情所以
繼天立極極之大順而天地位萬物育脩道之功與
天命一矣此氣運之無常而聖人主之以有常也

欽定禮記義疏卷三十三